

中国当代名人随笔



林介洛

立存此照

中国当代名人随笔

立存此照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中国当代名人随笔

林斤澜 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75 印张 5 插页 180 千字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20,000

ISBN 7-224-03007-4/I·725

定价: 12.20 元

林斤澜

(一)

我住的三间屋子忽然小了，直角忽然多了，常常撞在角头上，膝盖青紫。

总有人在我背后走来走去。

忽然会有冲锋枪扫射。小孙子那把四个五号电池的冲锋枪，节奏狂暴，音色凄厉。

我可以告诉编辑，我的文章疙里疙瘩，色调青紫，那是环境的关系。文章里叫做省略号的“……”过多，那是孙子的枪声。但编辑不会转告读者的，若没有一个口袋揣着滑头，上哪儿找编辑饭吃去。

其实读者倒不怎么在意，反正写的左不过衣食住行。后来住处狭窄复多直角，不良于行，连住和行都绕了过去，光剩下衣食。俗话说“衣食父母”，又说“在家靠父母”。又又说“父母好比泔水缸，好的赖的全盛着”。照这么三说两说下来，说出个天来，也就草帽般大。

(二)

陈云林

同行总带三分怨气，这是老话。新话是同行总戴有色眼镜。

昨天有位“女著名”“女新秀”“女散文”问我，你怎么只有两句：神州好风光，旅客喜洋洋。

两句怎么？

起码也得四句。

怎么非得四句？

打油，起码得够炒一盘菜。

我当下表示，再打两句油不难。吃了几十年油炒饭，花花肠子的哪一花，不滴答下油来？谁知真要当场出油，肠子之花者全然“赤佬瘪三”了。急得我直抓裤腿，不想露出膝盖，一片青紫。女同行的有色眼镜随着换了颜色，提供资料道，前辈大诗人有两句诗稍稍改动两个字，倒还合辙押韵：

拥护总书记！

拥护党中央！

这当然是好，主旋律突出。不过也还可以考虑，另一位大诗人也有两句，也只用稍稍挪挪：

大众齐努力！

加快那开放！

又是一个方案，以调子高昂见长。

我到底多吃了几多咸盐，经此两个方案的切磋，细胞活跃，心血来潮：何必求爷爷告奶奶，只作自身调整，如气功，最为气韵生动，功德圆满：

神州好风光

好呀好风光

旅客喜洋洋

喜呀喜洋洋

唐朝人说颂词难工，岂有此理！

(三)

什么屋子小了，直角多了，什么两句四句的打油，仔细化验起来，都和一种流行病有关。这流行病曾见之黄帝内经，可惜文字古奥伤气，那拉丁文的学名，又可惜横行霸道。现在多快好省的称呼是：视网膜病毒性感染神经炎。不过症状却十分简单：远视与近视，恶变特征是互换和交替。

一个素不交往的单位，一位从不相识的编辑，光临寒舍约稿，谈起今后的方针，当头一句：

“离得远点。”

却不往下说，只望着我笑。我只好望着他的笑寻思：一句话就够了？一语中的？一针见血？新词儿是一步到位……心里不觉发毛，幸好这时发现他的笑容无情，原来这是点面结合的笑法，面上无情乃陪衬，表情全在点那里，点那里可是针对着我的眼睛，我的眼睛让他认为是远视同志无疑……不觉心里发傻，幸好这时发现他那两个点，一明一暗，一硬一软……我也笑起来说了：你们那里本是离得近的。

嘿嘿。

前不久还近得贴得紧得火火的。

嘿嘿。

那么你们是有时候近视有时候远视。

嘿嘿。

这和作家们一样，作家也有时候要近，有时候要远。

好好。

只不过现时现刻，要近点视了。

啊啊。

作家是伺候读者的，已经不只一个商品意识丰富的编辑，竟

争意识饱满的出版家预言，照现在看好的远视作品，再卖两年就会看舜。读者的近视劲头已经冒了，嫌衣食住行琐碎，嫌草木虫鱼不在点子上，作家们也不耐烦了，嫌远来远去远到风花雪月没劲了，再远下去没戏了。

嘿嘿。

其实三方面都是有时候要近有时候要远，若能时候上要到一块儿去，那叫“三羊开泰”。这三羊一头是祥和，一头是美好，一头是放羊。这祥和的羊（见图一），是祭坛上的供品。美好的羊（见图二），是戴着羊脑袋跳舞。那放羊的羊（见图三），让近视看看，让远视看看。让大家好好看看。



图一



图二



图三

’九二中秋，一二三楼

目 录

(81)	画师小事	(3)
(81)	圆满	(5)
(96)	“夜半歌声”的歌者	(7)
(12)	名著选读	(10)
(83)	山外有山天外天	(14)
(101)	忆林夫	(18)
(91)	两个作家	(23)
(71)	不愿多住	(25)
(151)	不会打领带	(26)
(151)	微笑的失落	(27)
(81)	我们叫他端木	(32)
(41)	音乐癆病	(38)
(101)	打了儿子一枪	(40)
(51)	粪桶把	(42)

上 篇 人

做生意	(44)
对照	(46)
终课无语	(48)
同是天涯失落人	(50)
“红八月”的“八·二三”——“红八月”之一	(53)
骂人(武骂和文骂)——“红八月”之二	(66)
揪人——“红八月”之三	(68)
打人——“红八月”之四	(69)
斗人——“红八月”之五	(70)
逗人——“红八月”之六	(72)
艺术家——记夏肖敏	(76)
注一个“淡字”——读曾祺《七十书怀》	(85)

下 篇 天

天籁	(101)
云雀	(106)
春风	(108)
映山红	(110)
渡船	(112)
天柱	(117)
盆景——寄语温州同行	(121)
无言	(124)
山口	(128)
新居	(134)
蓝色湖	(139)
瘴	(142)

晚町怀念.....	(145)
古北口印象.....	(150)
非洲暴雨.....	(154)
蒲家庄杂感.....	(161)
谈魅力.....	(173)
春声和春深.....	(184)
座右铭.....	(189)
灵感.....	(193)
北京的树.....	(196)
衣.....	(199)
食.....	(202)
住.....	(205)
行.....	(208)
普通话.....	(214)
野人脚.....	(219)
骆驼.....	(223)
山水之“寓”.....	(229)
我的戒烟.....	(239)
神憩.....	(244)

三 篇 文

闲话藏猫.....	(253)
《孔乙己》和《大泽乡》.....	(257)
回想《奔月》.....	(265)
“杂取种种话”.....	(271)
别求新声.....	(277)

(281)	枝节纵横.....	(280)
(282)	小说的头尾(上).....	(287)
(283)	小说的头尾(下).....	(293)
(284)	管见.....	(300)
(285)	无笔墨处.....	(305)
(286)	论武松没有绰号.....	(312)
(287)	读《三三》三稿.....	(328)
(288)	一只眼睛.....	(337)
(289)	读《卡门》杂感.....	(343)
(290)	短打本领.....	(350)
(291)	谈“叙述”.....	(359)
(292)	“人学”小议.....	(372)
(293)	短中之短.....	(378)
(294)	社会性·小说技巧.....	(384)
(295)	关于艺术描写“虚”与“实”的对话.....	(393)

上 篇 人

记得我，在小学是一位国画大师的故事，事情很小，不登大报，只留是难忘的，还是放下名姓不提。

记得两位画家来访，要求会见大师，大师年高望重，不好空手前往，翻墙南河上购得了花店，好花倒价皆是，两位画家一看价值，都不出钱，最后买了一款冻海棠，连盆三两毛也，海棠品种甚多，这一种深红可许，倒经霜不凋，因得上名冻海棠。

画师心里过不去，便将介绍大师不但把虾画活了，更喜画花卉，见过名花无数，自家培养，亦多名种。两位画家答覆：这海棠是我俩的缘分，回去赠老人最高的敬意。

（此处原文模糊，推测为“大师含笑不语”）

第二天，大师病，桌上盘碗，大师注意到大师正咳嗽不停，那盘菜，大师的胃口起来，大师并未夹一个到嘴里，拿出一把钥匙，起身到厨房取了三样东西，瓶中三只瓶子，有小瓶，有抽瓶，瓶子上又有一把锁，大师又取出钥匙，打开一个小瓶，瓶中又有一把锁，锁上写着二三十粒，大师取出，一一锁上，以后招待食用也。

50年代，北京传说一位国画大师的故事。事情极小，不伤大雅。只因是听来的，还是放下名姓不提。

欧洲两位画家来访，要求会见大师。大师年高望重，不好空手前往。翻译陪同上街到了花店，好花俯拾皆是，两位画家一看价钱，都不出声。最后买了一盆冻海棠，连盆三两毛也。海棠品种甚多，这一种瑟缩可怜，如经霜不长，因得土名冻海棠。

翻译心里过不去，婉转介绍大师不但把虾画活了，更常画花卉，见过名花无数。自家培养，亦多名种。两位画家答道：这海棠是我们民族的珍贵，拿这送老人是最高的敬意。

翻译自无话好说。

到了大师家里，奉上盆花，翻译注意到大师正眼也不看。落座交谈，渐渐的欢喜起来。大师从案头一个竹编筐箩里，拣出一把钥匙，起身打开靠墙红漆大橱。橱中又分格子，有小柜，有抽屉。格子上又有一筐箩，大师又拣出钥匙，打开一个小柜。柜中又有一筐箩，盛着花生二三十枚。大师端出来，一一锁上，以后招呼食用花生。

翻译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帮着待客道：

“请吃花生，是我们最高的敬意。”

事小聊画

大得不，小得不，事站前到大画国站一，国站前，升平 02

，出不不不不不不不，出不不不不不不，出不不不不不不，

售一空画站西，出不不不不不不，出不不不不不不，出不不不不不不，

，出不不不不不不，出不不不不不不，出不不不不不不，

出不不不不不不，出不不不不不不，出不不不不不不，

，出不不不不不不，出不不不不不不，出不不不不不不，

一出不，出不不不不不不，出不不不不不不，

出不不，出不不不不不不，出不不不不不不，

出不不，出不不不不不不，出不不不不不不，

北京市文联，成立于开国之初。定制长方横条徽章，紫铜红字，别在胸前。不久，就不作兴了。也许有什么规定，改用了小本头的工作证。

市文联众副主席中，有表演大师梅兰芳。主席副主席都是荣誉职，梅兰芳从不到会，到来也无公可办。

约在1954年，在中山公园开第二次文代会。清早，梅兰芳穿灰哗叽中山装，挺括齐整，容光照人。不知怎么想起来，别上横条徽章。他职衔甚多，社会活动也无暇日，是不是日常更换穿戴，务求体统合适？小小市文联的这一枚徽章，又早已不用，如何也还保存着在？

小车停在公园门口。梅兰芳雍容过长廊，穿草地，走进中山堂会场，坐上主席台，却发现徽章失落了，想是换装时别针没有别牢。他婉言告诉秘书长诗人王亚平。情词恳切，王亚平竟不便回答是废物，回头吩咐找找看。会务组立刻派人做一番大海捞针。

当时刚开过国人皆以为新鲜的全国人代会不久。休息时，梅

兰芳细言细语会上选举盛况，到会代表多少多少人，选票多少多少张，一检票，少了两张……

坐在旁边的曹禺哦了一声，表示惊讶。

……还好，细找一找，夹在票箱缝里了，全票通过。

说着徐徐回头，环顾左右，谦谦颌首，说：差两票，倒也不要紧。可就不这么圆满了。

“圆满。”曹禺轻轻应声点头，似放下一片心。

其实这事件，早已作为会场花絮登过报，曹禺也是人民代表，是在场投票的人。大师们谦和如此。

圆满。百分之百。全票通过。连弃权也没有。这是梅兰芳当时的诚心诚意。